

20世纪中国美术状态丛书

THE 20S' CHINESE FINE ARTS ANTHOLOGY

进入都市 当代水墨实验专题集

URBAN IMPRESSION--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EXPERIMENTAL
INKWASH DRAWINGS

广东美术馆
深圳美术馆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 世 纪 中 国 美 术 状 态 丛 书
进 人 都 市
当 代 水 墨 实 验 作 品 集

主 编：广东美术馆
深圳美术馆

出 版：广 西 美 术 出 版 社
销 售：全 国 各 地 书 店
印 刷：广东省番禺市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7毫米×1193毫米 16/1 印张：7
字 数：20千字 印 数：1-1000册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责 任 编 辑：苏 旅 技 术 总 监：何伟权
封 面 设 计：张 红 版 式 设 计：张 红
书 号：ISBN7-80625-720-9/J·589

定价：80元

20世纪中国美术状态丛书

THE 20TH CHINESE FINE ARTS ANTHOLOGY

进入都市 当代水墨实验专题集

URBAN IMPRESSION--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EXPERIMENTAL
INKWASH DRAWINGS

深圳美术馆
广东美术馆

广西美术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ES

6

前言

7

专论（一）

都市化进程与水墨画变革

关于“进入都市——当代水墨实验展”

鲁 虹

11

专论（二）

新现实关怀

关于“走入都市——当代水墨实验展”

王璜生

15

图版

103

艺术家介绍

专 论
CRITICISM

前言

PREFACE

城市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人们驾轻就熟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何利用时代的新变，开创水墨画发展的新空间，乃是一个十分急迫的学术问题。近年来出现的一批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水墨画创作，就深刻地表明一些水墨画家的敏感，同时这也表明，水墨画的发展已超越纯粹的语言转型期，进入与当代文化进行对话的新阶段。为集中展示近年来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批水墨画家有关现代都市的创作，进而引起美术界对他们作品的关注，广东美术馆与深圳美术馆决定联合举办“进入都市——当代水墨实验展”，收集在本作品集集中的作品全是参加该展的作品，这些作品尽管风格各异，但在总体上都强调从总的意象与本质上去把握现实，这不仅有效突出了作品要传达的意念，也使水墨画的媒材特点得到了更新的发挥。我们眼下虽然不能说这批作品已经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水墨画也会与当代文化建立起更加对位的关系。在本作品集的编辑过程中，承蒙各位参展艺术家的积极配合及广西美术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与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期待今后更多的水墨画家为探讨水墨进入当代作出贡献。

广东美术馆
深圳美术馆
1999年9月

都市化进程与水墨画变革

关于“进入都市——当代水墨实验展”

鲁 虹

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那么应该说，它也带来了人文精神下滑的问题。反映到社会现实中，这就是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权钱交易等等。在这样的文化情景中，怀有文化理想主义的人痛感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性。于是，学术界才有人开始探讨重建人文精神的问题；于是，水墨画界才有人陶醉于十分纯粹的花鸟画、山水画中（不含商业性的花鸟画、山水画），更有一些新文人画家向往于传统文人生活方式。他们的目标的确很明确，希望用清心寡欲、逍遥自在、归真返朴等传统价值观来抗衡现代文明的弊病，以超越消费社会对人造成的巨大压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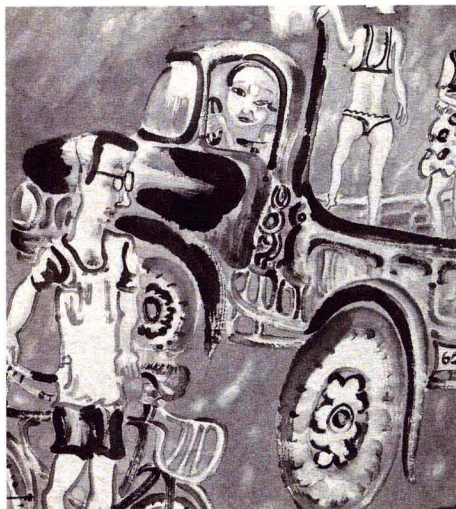
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上述艺术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他们的行为足以表明，由于商业社会的价值观猛烈冲击着传统的文化根基和价值观，新的价值规范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城市人便成了无根的浮萍，他们或者在中心的位置上不择手段地致富，或者在边缘的位置上无可奈何地忍受空虚、迷惑、孤独与寂寞。在此时，重返历史的精神家园，对某些人并不失为一种超越现实的途径，它可以唤起一些人自身灵魂的苏醒和新生。

但是，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逃避现实，仅仅将眼光投向遥远的过去，对整个社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针对物欲横流的都市陷阱与无根状态，人文学者与艺术家，应该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新的精神家园。不然，我们会于不知不觉中滑向以下误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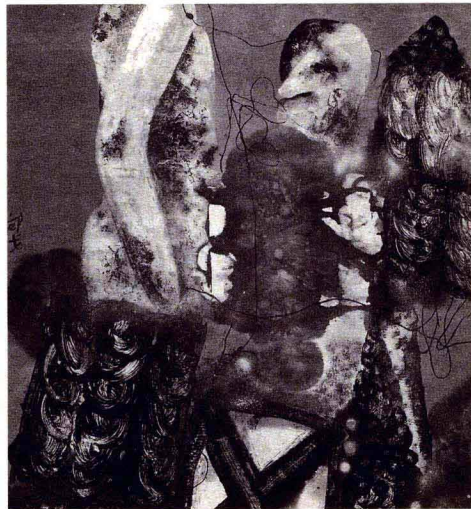
第一，在商业化的时代氛围中，简单地提倡传统文人的生活观、价值观，容易进入道德的误区，即把反商业化反工业化作为旗帜，视物质主义为道德的最大腐朽剂，这显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第二，把新的精神家园描绘成少数古代文人的生存状态，就跌入了“精英主义”的陷阱里。这种“精英主义”在不少人那里表现为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尽情追求现代文明的物质享受——有的人甚至不择手段地捞取名利，另一方面又在作品中向往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谈经说佛，显得很虚伪；

第三，新的精神家园需要充实新的人文内容，如果不深入到大多数人的生活、命运



李孝萱作品(局部)



邵戈作品(局部)

和境遇中去，就会和现实世界脱节，成为一个新的象牙之塔。

以上是从文化价值方面来谈的，结合具体的艺术表现来讲，我们可以发现，当传统艺术样式赖以立足的根基正在掏空之时，完全依赖于传统的艺术样式不但不能很好应答来自现实的挑战，还会使水墨画演变成为一种装饰品、工艺品。事实上，上述艺术家的作品往往被许多消费者误读为一种泛审美的作品，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艺术符号随着历史的演变，深刻的人文内涵日益消失，并转换为纯审美的艺术符号。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在很多场合和文章里都谈到了水墨画应当关注当下，应当对都市中人的生存状态给予必要的重视，应当与当代文化进行对话的问题。在我看来，社会的转型要求艺术家重新审视艺术作品的切入点和关注点。而新的切入点与关注点又必然扭转甚至开创水墨画表现的面貌格局。一味固守古代文人的价值观，总难免造成文化心理上的隔膜。此外，城市化这一社会进程，对于水墨画来说同时又是一个新的艺术符号生成和扩展的过程。只要我们努力把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带入水墨画创作中去，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当代人的心理状态与生存状态，我们就很有可能在感受生活的变异及信息时，寻觅到一些切中现实的艺术符号和图像。好在社会现实永远是生产各类艺术符号和图像的大工厂，艺术家们是不可能无所作为的。“进入都市——当代水墨实验展”中的一些作品便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作品的积极意义在于，作者们的创作灵感并不是来自过去，即传统花鸟画、山水画及人物画，而是直接来自现代都市。利用时代的新变，他们为水墨画找到了新的生长点。雷蒙德·威廉斯曾经尖锐指出，文化在我们的时代已转化为“表达特定意义与价值的特定生活方式，它不仅存在于艺术与学识中，还存在于制度与日常生活行为中。就此而言，对于文化的分析便是对特定生活方式和特定文化中隐含于内、彰显于外的意义与价值的分析。”毋庸置疑，这批以现代都市为创作背景的水墨画家，已经在着手做类似工作了，他们都力图通过对各种具体生活方式及生存状态的揭示，来达到文化分析的目的。可以说，他们是在以生活化的方式实现作品的意义。据我所知，这批以现代都市为创作背景的水墨画家，现在根本不把反传统当作主要的目标去追求，但从他们的作品来看，他们已经有力地超越了传统，因为他们表达意义的方式已经全然不同于传统文人画家。为了深刻揭示都市中人的精神及生存状态，他们总是在媒材的许可范围内，设法用一个精心组织的符号系统或图像系



王彦萍作品

统去叙述外在世界，而且与写实性绘画不同，他们并不以再现的方式处理来自现实的符号和图像，而强调从总的意象、本质上去把握现实，这就使来自现实的图像与符号往往被分解、重构、夸张、甚至被变形，也使水墨画的媒材特点被充分挖掘出来。他们用作品有力地反驳了水墨画只适于往抽象，却不适于往干预现实方向发展的理论预测。当然，眼下我们还不能说，这批以现代都市为创作背景的艺术已经臻于完美的境界，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工作会干得更好。水墨画也会随之与当代文化建立起更加对应的关系。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跨世纪的意识不断在推动我们进行新的创造。宗古人的绳墨、步洋人的后尘都无以完成历史使命。我们应该根据当代文化提出的问题去探寻水墨画的发展方向，而不仅仅针对传统水墨画去提出问题。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水墨艺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水墨画家的历史责任。还要强调一下，在“后殖民”的国际语境中，简单地以古典文化样式或者外国样式加传统媒介的做法都不可能真正确立我们的文化身份。我们必须明白，新的国际文化语境对民族身份的要求，不光在于语言方式的民族性，还在于语言内涵的本土性和当代性。对后一点，我们是不可小视的。

1999年6月于深圳美术馆

新现实关怀

关于《走进都市——当代水墨实验展》

王璜生

一种形成并完善于古典文士社会的绘画语言，能否转换其表达和阅读的方式，切入对现代商业都市情境的解读和表述；一种对于某类令我们赏心悦目且神志悠远的题材表达自如，并构成表现定势的媒材形式，能否扩充甚至改变其负载的能量，以达到对当代某类精神状态和现实情状的关注和表达；一种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文化身份确认价值的艺术特质，在这个多元和多变的后现代社会，我们能否以它作为我们关注当代问题，融入当代话语情境的手段，体现及重获这种文化身份的当代意义。这一系列的疑问和寻求解答的信心，使我们对“水墨进入都市”这一命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水墨画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猛烈冲击和挑战，在外在的文化刺激和压力之下，作出了种种尝试和变革。一种明显的事实，中国水墨画一直以来，试图解决的始终是语言形态的转型和语言的负载力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造就新的语言表达系统以表现和关注新的现实内容。然而，我们回顾所走过的路，所碰到的主要难题是：

一. 水墨画的发展总处于“补课”的状态之中，补“写实”的课，补“抽象”的课，补“表现”和“观念”的课。以“补课”的心态代替了自我内在需要和自我完善的发展。例如，当我们以西方写实手法为参照体系作为水墨形式转型的基点时，我们几乎是以舍弃积聚着传统文化精华的水墨语言为代价，而解决的是以水墨为媒材的写实问题。写实的问题对于西方或艺术史来说，在古典时期已经解决，它对当代文化不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因此，对于整个当代文化格局来说，水墨的写实问题只是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意义，但难以对当代的美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难以融合为世界格局中当代文化的一个具有对话及发话意义的组成部分。“抽象水墨”也存在同样或类似问题。“补课”是一种针对自身过去的修正行为，人们关注它的只局限于对这一“过去时”的画种的存亡及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当代文化在这一画种或语言中的反应和表达，以及所构成的当代意义。

二. 当我们试图以平等对话的心态，以水墨为媒材的语言关注当代文化的话题，融进当代的语境，我们似乎发现，我们的水墨语言显得有些障碍或偏狭，似乎这种表达总局限于可供表达的范围。这种“可供表达”也就是，水墨作为一种凝积着一定古典的语汇、句式、框架、表达倾向等的语言，它似乎更适应于表达具有东方情怀或古典意味的内容和感



黄一瀚作品

觉,无论这内容和感觉是否归于当代。因此,我们企图平等对话的心愿因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因而未能产生对话的可能性,也便难以融进一个当代对话的语境。

三、水墨画总以一种特别的文化身份被提出来,我们试图以这种文化身份走进一个被称为“后现代”、“后殖民”的社会和时代,然而,由于其特别的文化身份,致使它在当代的文化话题中,多数人关注的主要是它这种特殊身份的文化问题,甚至主要是它的过去的问题,或从过去走来存在着的问题,而不是这种文化身份能解决和关注当代什么特殊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种种的疑虑和难题,“水墨画”的当代性问题也显得更为迫切和富于挑战性。对于“水墨走进都市”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作为独立的问题提出来,其要点是试图使水墨语言的当代问题更直接化,以建立水墨语言对当代文化关怀的信念。毋庸置疑,“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几乎是伴随着“现代”这一概念和产物的产生及演变而展开的,甚至,它集中地反映了“现代”的本质,它所引发的话题,如活力、激情、创造、节奏、财富、机会……以及混乱、浅薄、焦躁、无奈、机械……等等,已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实和这个时代的象征。

我们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人都绕不过对这个时代的感受并对时代的现实表露出自己的态度,无论是参与、认同或是批判、回避、无可奈何,这都是对这个时代的参与和关怀的一种态度。然而,关怀的态度来自于各自的出发点。相当长的阶段,我们总是将这出发点建立在“政治”或与政治有关、或可称之为“政治人文色彩”的基础上,因此,“现实关怀”很大成份上变成了“政治关怀”或“政治人文关怀”,走向反面则是“政治的逃避”。在当代水墨画中“逃避”已成为一种时髦,而且还与商业社会密谋,重构一种新的人文景观。“水墨画”在这种逃避和合谋的过程中,有效地发挥了其特有的语言表达能力,并形成一种新的表现模式,“逃避政治”成了逃避现实的人文关怀,他们的艺术不在于“关注”什么,而只在于“画”什么,画他们能画的什么。“关注”、“实验”、“思考”、“面对”等字眼被转换为“修养”、“学识”、“超越”、“人生观”,“水墨画”成了传统文化精神最高境界的转语,或成了在商业运作中体现“中国文化”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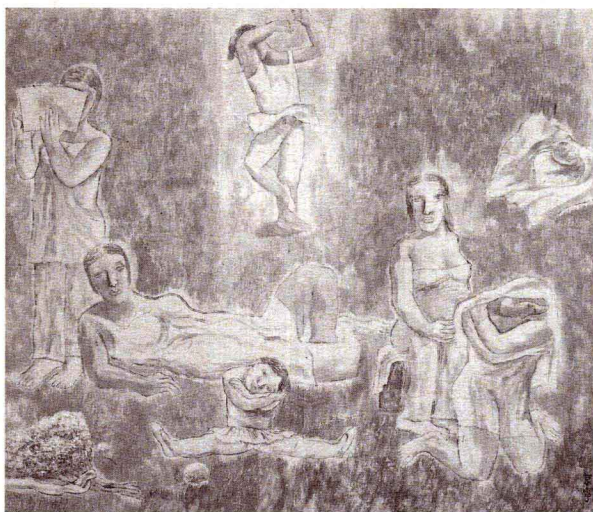
刘庆和作品(局部)



周京新作品(局部)

“水墨”能否走进都市的空间，包括现实的空间和心理的空间，这成了那些试图“关注”、“实验”、“思考”的艺术家面对和选择的一个课题，这里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一是信念，对于当代文化关怀的信念；一是如何从“水墨”这一语言特质自身的文化含义出发，解决这种语言对当代文化的表达难题。第一点是关于作为当代人的文化使命感的问题，我们是否有责任将我们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的种种感觉，包括我们习以为常的发牢骚、批评、提问题、怀疑、赞美、感动、慨叹等等，直截了当地以我们觉得可以使用的形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说，表达我们所“想”表达的而不是表达我们所“能”表达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从所“能”表达到所“想”表达这样的一个表达形式的转换，我们往往只固守于水墨形式中“能”的成份，并将这“能”的因素极端化，变成了“能”引导着“想”，最后“想”也便消失了，由“能”决定了我们能画的东西。那么，以当代文化关怀为信念，以“想”为出发点，在水墨语言特质的基础上，强调我们的“想”，使水墨的语言成为我们“想”表达内容的工具和载体，强化、改造这种工具和载体的负载功能，以完成我们所需要的表达。“水墨走进都市”这一话题，使我们所面对的这两个问题成为必须直接面对和迫切解决的对象。

我们策划组织了这一“进入都市——当代水墨实验展”，以近几年来一直坚持直面现代都市问题和感觉，将水墨画作为表达基础，且取得很具个性化成就的艺术家的作品，探讨这一问题发展的现状和可能性。从这些艺术家和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简略地看到几个不同的表达侧面和特点，黄一瀚、邵戈、李孝萱的作品，直接地关注着现实性，以及现实对感官所产生的刺激和感召力。黄一瀚积极而平面化的入世态度对传统水墨作出了明确的挑战，他力图解决的是水墨媒材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邵戈的“城市垃圾”将视觉直觉和城市问题挤压在一个有限空间，赫然地塞给观众，令你在这挤压着的空间中呼吸和思考；李孝萱从他前些年黑压压的“大蓬车”所体现的现实直接性和焦虑的心态，转变为肉体与心灵的无归属感，被倾轧肢解的肉体带着无助空虚的头颅在幽冥的空间中梦游般地飘浮着；田黎明、武艺、王彦萍、纪京宁则偏重于触摸都市人心中寻求庇护安祥的一隅，都市里的阳光、空气、都市里的梦和幻想，都市里的家和女人的欲望；周京新、刘庆和、黄国武都感兴趣于都市的日常生活，同学、朋友、男人、女人。周京新的特出之处是将水墨的那种笔墨



纪京宁作品



武艺作品

韵味在这日常现实图景中玩转开来,玩转得味道十足;刘庆和的图式则洋气一些,情绪也偏重于洋味式的寂寥和无奈;郑强、邹建平以理性的笔法,层层剥开都市人压抑、苍白的灵魂。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以各自的个性、艺术风格和生活经历,展开着对当代文化,尤其是都市文化的关怀,拓展了水墨这一语言表达的新领域。

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怀有这种当代现实关怀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要作和可作的事还很多很多。

1999年7月于广东美术馆

图 版

PLATES

